

精神分析與論文寫作

黃宗慧*

「分析詹森小說『葛迪娃』所得出的定律與我們在個案病況中所發現的無異；一個必然的結論就是：要不是我們兩者——作家與醫生——對於無意識的理解犯了一樣的錯誤，要不就是我們的理解都同樣正確。」

——佛洛伊德

「我越是對精神分析感到興趣，越發現它是一條通往理解人性的道路，讓人足以像作家一樣擁有對人性既廣且深的理解」 —— 安娜·佛洛伊德

近年來，精神分析研究在外文學門的發展頗為蓬勃，然而學生在論文寫作時若要援引精神分析理論解讀文本，每每會提出以下的疑問：精神分析可以和其他的理論一樣，被挪用來解讀文學作品或文化現象嗎？當被「診斷」的人物要不是虛構的角色，就是無力以「抗拒」、「移情」等反應與解讀人互動，那麼這樣的分析真的能成立嗎？診療室外的症狀解讀真的有意義嗎？甚至，更基本的質問是：以外文學門的背景從事精神分析研究，正當性在哪裡？對於這類問題，我的「官式」回答是以上述兩則引言為基礎，進一步聯結精神分析與文學研究。但若以自身的研究歷程為例，不管別人如何看待精神分析，對我來說，它就是足以與文學作品所描繪的人心奧秘相互參照的一面鏡子、是用以分析社會文化光怪陸離的利器。選擇了精神分析為研究的方向，論文寫作不再是苦差事，因為每寫完一篇論文，心裡的疑惑、糾結往往又多解開了一點。雖然一如被破解了症狀意義的歇斯底里者，必然會再發展出一個新的、待解的症狀，但也正因如此，才得以進入自我分析、自我治療這座神秘懾人的迷宮中探險。

其實精神分析學說從發展以來就備受質疑，爭議不斷，約瑟夫·史瓦茲試圖在《卡桑德拉的女兒——歐美精神分析發展史》書中處理的問題，白話一

*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點來說，正是精神分析為何如此惹人厭之原因。他主要的論點是：精神分析是理論也是治療方法，和文學共享部分邊界、和精神醫學與醫學共享部分邊界、和心理學又共享另一部分邊界，而由於每一種學科都有其定義自己範疇的一套標準，因此精神分析與相鄰學科間的邊界爭議不但無法使它受到各學科的接受，反而會因為「妾身未明」而招致許多敵意與批評。在文學學門從事精神分析的研究者，對於史瓦茲的這個論點應當不陌生。早期我嘗試以精神分析作為論文寫作的主要方法時，因此曾有頗深的焦慮：當心理學與精神醫學都視歇斯底里為過時的名詞、當佛洛伊德在今時今日的重要性被多方質疑，甚至被化約為「泛性論」時，從文學領域出發的我若要以精神分析寫作論文，應如何自圓其說？畢竟最初的最初，我只是被拉岡那些看來神秘的數學公式與圖形所吸引，想一窺其堂奧，才開啓了對這個領域的興趣，或更明確的說，我只是試圖用精神分析一解棄理工投文科之後的某種「鄉愁」。

然而，當我暫不思考如何回應關於精神分析的種種疑慮，只是單純地將之當成寫論文時「必備的良藥」之後，反而從一次次的論文寫作中感受到，以精神分析作為一種思考與觀察的方式，往往有令自己意外驚喜的發現，也因此走上了這條「不歸路」。雖然我至今仍無法說服他人，為何非得用這種「異教／秘教」的眼光來看文學、看世界，但回顧過往以精神分析探索文學、文化現象的論文寫作過程，其中許多對於自我的「再發現」，讓我不忍只因精神分析的地位可能比卡桑德拉還不如，就背棄這個「異教」信仰。

或許也因為我剛好是個症狀很多的人，又特別關注理論在實踐層次上的效應，精神分析的思考因此格外有幫助；不少論文的成形，後來發現，不論有意或無意，其實都和自身一些大大小小的困惑與情緒密切相關。例如多年前曾寫過一篇從精神分析觀點探討性笑話的論文，最初對該議題產生興趣，其實是因為我一方面可以欣賞影集《六人行》中以性為笑點的許多橋段，例如當瑞秋向喬伊展示一款中性（unisex）的側背包時，喬伊卻誤以為她在求愛（“you need sex”），這個同音的諧趣讓人莞爾，但另一方面我又頗排斥台灣綜藝節目中充斥的黃色笑話，這難道不是雙重標準？

為了回答這樣的自我質疑，也為了不想被貼上主流女性主義者總是「逢性必反」的標籤，我嘗試在精神分析理論中找答案。而佛洛伊德在《笑話及其與無意識之關係》中，對於笑話如何達到製造愉悅的效果，的確有過極詳盡的分析。簡單來說，笑話是因為能解除人類的「心理蓄阻」（“psychical

damming-up”），所以會為我們帶來愉悅的感覺，而心理蓄阻的產生原由雖因人而異，但在文明社會中，對於性的壓抑與禁忌卻是共通的心理蓄阻成因之一，與性有關的笑話也就因此特別能透過挑戰禁忌來解除心理蓄阻、發揮娛樂效果。然而，這樣的解釋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性笑話都可以被合理化，因為佛洛伊德同時指出，笑話也可能在具有施虐慾的場景中醞釀生成，猥褻語（smut）即是一例。透過精神分析的理論，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我因而發現：文字的凝縮與置換遊戲可以帶來「短路」的趣味，而帶有施虐意涵或加深性別偏見的性歧視笑話也可能引發笑料，但兩者製造趣味的方式，其實大大不同。論文寫完，我也從雙重標準的自我質疑中解套了！

而當我援引佛洛伊德在〈哀悼與鬱症〉一文中的理論來解讀《尤利西斯》的主角布魯姆如何悼念亡友、幼子與老父時，我也同時在處理自己當時的悼念與憂鬱。寫作該論文期間，家中的貓咪「二二」在久病後離世，許多渾沌不明的情緒讓我頗為困擾：我為牠就此不需再受苦而鬆了一口氣，卻也開始懷疑其實我只是為自己心情上的解脫如釋重負；我反常地主張將貓咪火化的骨灰置於靈骨塔（說反常，是因為長期從事動物保護的我，原主張若有餘力，應用以幫助流浪動物，而非寵溺自家貓狗而已），卻隱約感覺這只是因為牠是我較不疼愛的一隻貓，我才格外需要以這種儀式來進行悼念。在這樣的心情與體會下，我重讀了佛洛伊德與德希達談哀悼的種種理論，也驚奇地發現喬伊斯對於小說人物悼亡心理的描繪，果真印證了前述佛洛伊德所言：要不是作家與醫生同樣誤解了無意識的運作方式，要不就是同樣正確。〈入土誰安？：論《尤利西斯》〈陰間〉一章中的屍體、葬儀與哀悼〉這篇論文，因此其實是我試圖面對自己憂鬱心情的一種書寫治療。

但是自我分析治療總是會有盲點，畢竟自身特別想逃避或抗拒的面向很難乖乖就範，任由另一個超驗的自己從學理的角度來加以分析。例如，〈走出歇斯底里之後：試論以戀物癖建構女性主體之可能與困境〉這篇論文，就因為太專注於自己的問題，在分析上反顯得力有未逮。當初的寫作動機，同樣是想解決自己的困惑：當東西方的女性主義學界，都紛紛喊出以戀物機制，不論是戀衣癖、暴食症或購物狂，來拒認父權的剝削，或以此重新建構女性主體，我卻萬般不解何以自己無法感受戀物的勝利快感？何以無法透過對於物的眷戀執著，在那千絲萬縷的牽絆中看見女性的新天新地？我的購物總是用來填補空虛，我的暴食是為了處理焦慮，而從那些美容保養聖品中，我讀

不出創造性的契機，只看見自身無可救藥的歇斯底里。

這些戀物策略在我身上都是徒勞，因此引發我對相關論述的好奇與質疑。透過精神分析對於自戀、戀物、歇斯底里等概念的釐清，我彷彿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更了解自己一些。然而一位審查人指出了這篇論文初稿的一個問題：如同對我進行了一番精神分析似的，他／她點出了論文預設了一個立場：焦慮是不好的、是應該設法避免的；然而精神分析對焦慮的詮解的確並非只有這個面向，焦慮也是一種預警訊號、是足以減低創傷強度的防禦機轉。審查人因此表示：主體是否能／需避免焦慮，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問題。我當下發現，亟欲「解決」自身的焦慮，的確使我在論述上對焦慮的討論不夠細緻，所以透過這個「被分析」的過程，我一方面得以補強論文的疏漏，一方面也開始思考：是否我該試著和自己的焦慮相處，接受焦慮可能是我的一種存在狀態，而不是妄想「除惡務盡」地驅趕焦慮，反而為自己帶來更多焦慮？我常想，以其他理論來從事論文寫作，或許就比較難從論文審查，得到這種「一舉兩得」的幸運吧？

有時論文寫作雖是從自身關懷的主題出發，卻未必直接與個人的困惑糾結在一起，而是想讓精神分析與我所關切的另外兩個議題——女性主義與動物保護——產生對話的可能。不論佛洛伊德或拉岡，在部分女性主義者心中始終惡名昭彰，認為這套環繞著有無陽具轉來轉去的理論，對於女性主義的思考甚無助益。然而，這其中的某些批判，其實是來自對於精神分析理論的簡化與誤解。例如，「兩性關係不存在」、「大寫女性不存在」這些謎樣的宣言，並不像字面所顯示的那樣，是對女性的邊緣化或再放逐；希望兼顧女性主義者與精神分析研究者身份的我，因此寫了〈真實女人或創傷女人？：拉岡性分化公式與女性蕩力論之性別政治效力初探〉這篇論文。

而〈愛美有理、奢華無罪？：從台灣社會的皮草時尚風談自戀、誘惑與享受〉的緣起，是閱報時的一則聯想。當名媛穿皮草的新聞炒得沸沸揚揚時，我注意到許多明星名媛先是聲稱自己所擁有的皮草來自人工養殖的歐洲，所以是合法的，但在動保團體解釋了「合法」不等於「人道」之後，又改口說自己沒買皮草、都是廠商提供的，同時也說自己的皮草都是假的。報導中這些矛盾反覆的說詞，讓我想起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論及的心理防衛機轉：當一個人被鄰居指責弄壞了借來的茶壺時，會先表示「我歸還的時候沒有壞」，接著又說茶壺本來就壞了，最後則是否認他曾向鄰居借過茶

壺，彷彿只要其中任一個藉口被接受，就可以證明他沒罪。這個聯想讓我進一步試著將精神分析的理論，延伸至思考社會大眾的某些心態反應。例如，若要剖析大眾對於動物的看待方式、甚至對於動保議題的反感，精神分析理論是不是也能發揮一些作用呢？這樣的關切遂成爲我後續論文的發展方向。

不過精神分析的理論倒也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或「法力無邊」到足以解決我大大小小、從個人生活到學術關懷的所有問題。例如在思考動物議題時，我發現精神分析的動物觀就頗有侷限。除了德希達曾特別挑出拉岡理論中的人類中心論來加以解構之外，不少動物研究者如沃夫（Cary Wolfe）與露孚（Judith Roof）也曾指出，佛洛伊德在論及人與其他生物的關係時，立場上經常出現矛盾、曖昧：有時以進化論的觀點支撐人與動物的相似及延續性，有時又斷然切開兩者的關聯。或許精神分析理論在這方面的欠缺，也可以成爲繼續研究的問題吧？就某種程度來說，精神分析的能與不能之處，都有可能成爲激盪思考與寫作論文的素材。

當然，我絕對無意美化以精神分析從事論文寫作這件事，彷彿只要秉持對精神分析理論的研究興趣，就能有源源不絕的寫作主題。事實上，以上種種精神分析與論文寫作間看似相輔相成的關係，或許都只是某種回溯時的幻覺？而每一次要開始寫論文時，不管所處理的是多麼切身、多麼感興趣的主題，坐在電腦前打開文件檔之後，我都還是要先上網將常逛的網站全部瀏覽一遍、回覆所有重要與不重要的信件後，才肯勉爲其難開始這辛苦的過程。而自從成爲臉書（facebook）的使用者，不時上線作作小測驗，並加入很夯的開心農場成爲「開心農民」之後，我在論文寫作時又多了點重要的調劑：當論文的果實沒那麼快盛開的時候，我至少可以先收成虛擬農場中結實纍纍的作物。「開心農民」的幻想是否爲一無可取的耽溺逃避？虛擬農場中的偷竊行爲是否會弄假成真地顛倒是非觀念？近日來已成爲全民討論的話題。在我看來，到別人的農場放草放蟲滿足了小小的破壞狂，而在自己的農場滿載而歸，即使是「假象」，也還是有助於釋放壓力；不過，若要如此合理化目前人人喊打的網路耕作，看來恐怕還是需要寫作相關論文，才能深入探討幻想與真實交錯時產生的種種糾結吧。